

Luigi Malerba

银 头

TESTA D' ARGENTO

[意大利] 路易吉·马莱巴 著 沈萼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Luigi Malerba

银 头

TESTA D' ARGENTO



[意大利] 路易吉·马莱巴 著 沈粤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头/(意)马莱巴著;沈萼梅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21-5982-6

I. ①银… II. ①马… ②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6772 号

TESTA D'ARGENTO

by Luigi Malerba

Copyright © Luigi Malerba Estate.

All rights reserved handled by

Agenzia Letteraria Internazionale, Milano, Italy.

Published in Italy by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918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毛静彦

选题策划:彭伦 欧雪勤

装帧设计:张志全

银头

〔意大利〕路易吉·马莱巴 著

沈萼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00,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82-6/I·4774 定价:28.00 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

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

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

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

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

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

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

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001	恺撒之梦
015	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021	环保女士
027	是普鲁斯特的过错
033	八月的那个夜晚
039	一个真实的故事
043	新罗马的海豚
058	美洲豹之家
064	策略
074	彗星
080	蜘蛛侠
086	剽窃——以噩梦形式写的故事
099	一身灰色的姑娘
107	秘密故事
116	言语和爱情
121	译者
127	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

136	高明的骗子
142	机器人作家
148	过敏
154	两个耳光
160	猴子标本
167	苦涩的友情
173	那两个裸露狂
181	谈谈大海
186	布鲁图斯右手的日记
195	描述
201	银头

恺撒之梦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平川，阳光照耀在远处的高地和犬牙交错的山坡上，强烈的反光令人眼花缭乱。不，那不是白雪皑皑的山脉和丘陵，但在肯定它们是云彩之前，我得走近细看一番。于是，我就开始晃晃荡荡地缓步下山，在洁净的空气中，敞开胸怀深呼吸，因为在那样的高度，往往缺少氧气。

随着我慢慢地下山，白色的轮廓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变得更清晰，反而变得更加隐隐约约和模糊不清；那正是云彩。现在我从远处看它们，发现广袤的平川实际上是虚虚实实的深渊，那白茫茫的一片变成了灰色，而在一朵云彩和另一朵云彩之间，透过深暗的大裂缝，可以瞥见底下的平川是一些被切割成几何形的一块块耕地，有些还呈现出被犁过的田地的颜色，有些呈深黄色，然后就是一方方绿叶葱葱的树林。一条河流曲曲弯弯地把一片宽阔的丘陵地分割成两片。那是台伯河吗？从那个高度上我不指望能认出它来，何况在一片片云彩之间的那些裂缝口不便耽搁太久，以免冒被一团

气流吞吸而一头栽下深渊的风险。

这时我看到了某处的云彩像是高高地卷成螺旋状，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而是光彩夺目，像是一顶金光闪闪的华盖似的。那是光的效应，我自言自语道。不，那些呈螺旋状的云彩支撑着一个金碧辉煌的皇帝宝座，我越是靠近，那宝座便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一张巨大的靠背椅上，坐着一位端庄的老人，他满脸白胡须，就像在维亚雷焦的狂欢节里的一个大头娃娃似的，慢悠悠而又可笑地晃动着大脑袋。他是谁呢？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但尔后我对自己说，悠荡在云彩之中遇见一位神仙，这简直不可思议，哪怕有那样的想法也够狂妄的了。可是，我又多次见到过那位貌似神仙的老人，那位老人我认识。他手持雷电，就是发光的神盾，像锯子一样呈齿状，像电光一样闪闪发光。没错，只能是他，宙斯，天神之父，奥林匹亚山神，克罗诺斯之子，掌管雷电引发暴风雨之神。

宙斯示意我靠近他。宙斯想要我做什么呢？他把雷电搁在宝座的扶手上，把他那洁白的手伸给了我。我在跟他握手时，发现那手是用大理石做的，是用来塑造雕像的冰凉的纯大理石做的。老宙斯从头到脚全身都是大理石制作的，可他却自如地挥动手，摇晃着洁白的大脑袋。我甚至看到他嘴唇上似乎掠过一丝微笑。可是，他与我握完手之后，重又掌管着他那闪闪发光的雷电，而且仰头往上看，像是在等待某人从天上降临似的。这时候，我明白自己该走

了。我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又在云彩上方上下飞荡。我任凭自己滑翔而行，又突然冲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我拐弯时速度很快，急闪而过，又升到一定高度，不时地闭着眼睛飞着玩。

*

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两三回，然后费劲地起了床，打开窗户。外面在下雨，一种密密的细雨，在逆光处闪闪发光，对面房子的砖瓦也淋得光灿灿的。我不必多作思考就意识到我是做了一个我已经熟悉的梦。我走过去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立刻找到了那一页，念了起来：“*Ea vero nocte, cui inluxit dies caedis ei ipse sibi visus est per quietem interdum supra nubes volitare, alias cum Iove dextram iungere.*”那是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①讲述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在三月的第十五日前夕做的一个梦，翻译出来大意是：“在命中注定的那天天亮之前，尤利乌斯·恺撒飞到云彩里去与宙斯握手。”正与我在梦里所做的一样：我飞到云彩里，并且与宙斯握了手。总而言之，我做了一个早在两千年之前尤

① 苏维托尼乌斯（约69/75—130年之后），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他现存最重要的作品是从恺撒到图密善十二位皇帝的传记《罗马十二帝王传》。前引文字即该书原文（拉丁文）。其他作品内容包括罗马日常生活、政治、演讲，大部分已经遗失。